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三十七回 新貴妃反本為男 舊儲子還原作女

話說世子搖頭道：「兒臣無事不能出宮；即使出去，亦有護衛，何能一人上船。好在近日眾宮娥不來伺候，明日阿母上轎，兒臣暗藏轎內，即可出去。務望阿母攜帶！」林之洋道：「只要小國王辦的嚴密，俺自遵命。」到了次日，國王命人備轎送林之洋回船，並命眾宮娥替林之洋改換男裝，伺候上轎。世子在旁看見人眾，惟有垂淚，□分著急，忙到轎前附耳道：「此時耳目眾多，不能同去。兒臣之命，全仗阿母相救。若出□日之外，恐不能見阿母之面。兒臣住在牡丹樓，切須在意！」送了幾步，哽咽而去。

林之洋回到船，原來國王昨日備了鼓樂，已將唐敖、多九公護送回來。此時林之洋見了唐、多二人，惟有再三拜謝；呂氏、婉如、蘭音，也都相見，真是悲喜交集。林之洋道：「妹夫到海外原為遊玩，那知是俺救命恩人。俺在那裡受罪，本要尋死，因得夢兆，必有仙人相救，俺才忍耐。今仙人還不賞光，卻虧妹夫救俺出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這是林兄吉人天相，所以湊巧得唐兄同來。當日路過黑齒，唐兄曾有『以德報德』之話，今日果然應了。可見林兄這場災難，久有預兆，我們何能曉得。」唐敖道：「舅兄為何步履甚慢？難道國王果真要你纏足麼？」

林之洋見問，不覺又是好笑，又是愧恨道：「他把俺硬算婦人做他的老婆也罷了，偏偏還要穿耳、纏足。俺這兩腳好象才出閣的新婦，又象新進館的先生，這些時好不拘束。偏那宮人要早見功，又用猴骨熬湯，替俺薰洗。今雖放的照舊，奈被猴骨洗的倒像多吃兩杯，只覺害酒軟弱，至今還是無力。當日上去賣貨，曾有一個喜蛛落在腳上，那知卻是這件喜事！」婉如道：「爹爹耳上還有一副金環，俺替你取下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那穿耳宮娥也不顧死活，揪著耳朵就是一針，今日想起，俺還覺痛。這總怪厭火國囚徒把俺鬚鬚燒去，嘴上光光的，國王只當俺年輕，才有這番災難。聞得國王昨日送妹夫回船，還有謝儀一萬兩，可送來麼？」唐敖道：「久已送來。舅兄何以得知？」林之洋將世子屢次送信、諸事照應，並後來求救各話，備細說了。

唐敖道：「世子既有患難，我們自應設法救他；況待舅兄如此多情，尤當『以德報德』。且世子若非情急，豈肯把現成國王棄了，反去改換女裝，投奔他邦之理？我們必須把他救出，方可起身，九公以為如何？」多九公道：「『以德報德』，自應如此。但如何設法，必須商酌萬全，才好舉行。林兄在宮多日，路徑最熟，可有妙計？」唐敖道：「這位世子可象歧舌世子？如會騎射，就易設法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世子雖是男裝，他是女人，未必曉得騎射。妹夫如真心救他，俺倒有計，除了妹夫，別人都不能。」唐敖道：「此等仗義之事，用著小弟，無不效勞。不知是何妙計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據俺主意：到了夜晚，妹夫將俺馱上，一同攆進王宮，將他救出，豈不是好？」唐敖道：「王宮甚大，世子住處，舅兄知道麼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世子送俺時，他說住在牡丹樓。他們那裡牡丹甚高，到了開時，都是登樓看牡丹。俺們到彼，只檢牡丹多處找他，自然見面了。」唐敖道：「今晚且同舅兄攆進王宮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林兄因感世子之情，唐兄只知惟義是趨，都是忿不顧身，竟將王宮內院視為兒戲。請教二位：彼處既是宮院，外面豈無兵役把守？裡面豈無人夫巡邏？二位進去，設被捉獲，不知又有什麼良策？據老夫愚見，還需慢慢商量。如此大事，豈可造次！」唐敖道：「小弟同舅兄至彼，自然加意小心，相機而行，豈敢造次。九公只管放心。」

到了下午，用過晚飯，唐敖身上換了一件短衣；林之洋也把衣服換了。因向日所穿舊鞋甚覺寬大，即命水手上去另買一雙合腳的。結束停當，天已昏黑。呂氏恐丈夫上去又惹是非，再三苦勸，林之洋那裡肯聽，即同唐敖別了多九公，躡進城來。走了多時，到王宮牆下。四顧無人，唐敖馱了林之洋，將身一縱，攆上牆頭，四處眺望。只聽裡面梆鈴之聲，絡繹不絕。隨即越過幾層高牆，梆鈴之聲，漸覺稀少。唐敖輕輕道：「舅兄，你看：此處鴉雀無聞，甚覺清靜，大約已到內院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迎面這些樹木，想是牡丹樓，俺們下去看看。」唐敖隨即攆入院內。林之洋輕輕跳下，方才腳踹實地，不防樹林跳出兩隻大犬，狂吠不止，將二人衣服咬住。那些更夫聞得犬吠，一齊提著燈籠，如飛而至。唐敖措手不及，連忙摔脫惡犬，將身一縱，攆上高牆。

眾人趕到林之洋跟前，提燈照道：「原來是為女盜。」內中有個宮人道：「你們不可胡說！這是國王新立王妃，不知為何這樣打扮？晝夜至此？必有緣故。國王正在夜宴，且去奏聞，請令定奪。」隨即啟奏，立刻帶到豔陽亭。國王一見，登時把憐香惜玉之心，又從冷處熱轉過來道：「孤家已命人送你回去，此時你又自來，是何意見？」林之洋見問，無言可答，惟有發愣。國王笑道：「我知你意了：你捨不得此處富貴，又來希冀孤家寵幸。你既有此美意，我又何必固卻。只要你從此將足纏小，自然施恩收入宮內。你須自己要好，莫像從前任性，將來自有好處。」吩咐宮人即送樓上，改換女裝，仍派從前宮娥，照舊伺候，俟足纏好，隨即奏聞，以便擇吉入宮。眾宮娥答應，將林之洋攆到樓上，香湯沐浴，換了衣履，仍舊梳頭、纏足。

林之洋付道：「今日雖又被難，喜得妹夫未被捉獲。他今攉在牆上，必探俺的住處，前來相救。俺且用話把宮人驚嚇驚嚇，省得兩足又要吃苦。」因說道：「俺今日情願進宮，恨不能兩足纏小，好同國王成親；不勞諸位混來動手。你們待俺有情義，俺日後進宮也有情義；你們待俺利害，少不得俺有報仇日子！俺要得起時來，莫講你們幾個臭宮娥，就是各宮王妃，俺要他命，他也脫不過的。」眾宮娥聽了，因想起當日啟奏打肉各事，惟恐怨恨，一齊叩頭，只求王妃高抬貴手，莫記前仇。林之洋道：「俺只論以後，不講從前。你們莫怕，只管起來。你們教俺莫記前仇，只要依俺三件事。」眾宮娥立起道：「任憑多少，奴婢無有不遵。不知那三件？只管吩咐。」林之洋道：「第一件：纏足、搽粉各事，俺自動手，不准你們費心。可依得？」眾人道：「依得。」林之洋道：「第二件：世子如來同俺說話，不勞你們立在眼前。可依得？」眾人道：「依得。請問第三件呢？」林之洋道：「這裡樓房許多，你們另住一間，不要同俺一房。這件可依得？」眾人聽了，都默默無言。林之洋道：「想是怕俺一人在內，夜間逃走？也罷，俺在裡間居住，你們都在外間。裡間樓窗，每到夜晚，你們上鎖，將鑰匙領出。這樣嚴緊，難道還不放心？俺要逃走，今日也不來了。」眾宮娥聽了，都一齊應道：「這件也依得。」於是忙忙亂亂，各去張羅牀帳。林之洋假意用力把腳裹了，眾人這才放心。天有二更，眾宮娥把樓窗鎖好，領了鑰匙，各去睡了，不多時，鼾聲如雷。

將及三鼓，林之洋睡在牀上，忽聽樓窗有人彈指聲，忙到窗前，輕輕問道：「外面是妹夫麼？」唐敖道：「我自從摔脫惡犬，攉在高牆，後來見眾人把你送到樓上，我也就跟著來。此時眾人已睡，你作速開門，隨我回去。」林之洋道：「樓窗上鎖，不能開放；若驚醒他們，加意防備，更難脫身。據俺主意：妹夫且去，明日俺同小國王商量計策。你只看樓上掛有紅燈，即來相救。速速去罷！」唐敖答應。只聽嗖的一聲去了。

次日世子聞知，前來探望。林之洋告知詳細。世子不覺感激涕零道：「恰好明日乃兒臣誕辰，阿母可吩咐宮娥備宴與兒臣慶壽，將宴送至兒臣那邊，自有道理。」林之洋點頭，即命宮人預備送去。天將掌燈，世子命宮人邀樓上眾宮娥前去吃酒。眾人聞世子賞宴，個個歡喜，都要爭去；林之洋隨命眾人去了。世子見宮娥全到，忙到樓上，開了樓窗，掛起紅燈。忽從房上攉進一人。世子知是唐敖，連忙倒身下拜。唐敖忙攉起道：「這位莫非就是世子麼？」林之洋連連點頭。唐敖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們走罷。」於是把林之洋馱在背上，懷中抱了世子，將身一縱，跳在牆上；一連越過幾層高牆，才攉到宮外。放下世子，林之洋也從肩上跳下。幸有微月上升，尚不甚黑，三人一齊躡行，越過城池，來至船上，見了多九公，隨即開船。世子換了女裝，拜林之洋為父，呂氏為母；見了婉如、蘭音，□分相契。多九公問起名姓，才知世子姓陰，名若花。唐敖聽見「花」字，猛然想起當日夢中之事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